先生雖老於諸生受其教實修業樸學勤勤懇懇訓誨周詳逕其門者俱嶄
有以自異況在為之子弟者哉今仲鈞佐邑僕為治意良法美翔能探斯民
之好惡而深結其心謂非趨庭所聞夙講於問安視膳之暇者得如是見之
明而行之速乎然則
先生之留貽信乎其亦大且遠矣予嘗怪儒法不兩合習申韓術者既不免
刻薄少恩而號為能文者流又迂遠不切事情偶有所施動即為世詬病乃
讀誰與庵文鈔始恍然於真儒之抱負與俗試殊而古人所云利名必原於
道德者其說為不可易也竊惟昧卑學何足以序斯文承仲鈞殷屬辭不獲
命爰撮舉大略而伸其臆測於此至為文精深淡遠不名一家雖謹守桐城
遺法而於唐宋諸作者蓋亦時時出入焉此則善讀者自能辨之固無俟予
之贅言也是為序
光緒丙戌春月厚印呂廷瓚曼卿氏拜讀并序

誰與庵文鈔卷上

歸安孫世均平甫著

禹貢三江考

言揚州三江者數十家人自為說紛紛籍籍如治絲而棼之從之人何所適從哉諸說中惟漢書地理志似頗於禹貢經文為能疏通證明有益於學者第班氏言會揚州川而不及禹貢故有謂其說可以解周禮不可以解禹書不知班氏正以周禮證尚書豈謂職方與禹貢各自一三江耶若吳人所云松江婁江東江乃震澤之下流非統括揚州域內者誠不足以釋揚州三江而或

者遂以漢志之說與彼同日而語也毋亦昧所持擇歟
閒嘗詳導川經文導漾南入於江下則專言江不復言
漢故北江者江之經流也今所謂揚子江也導江東迤
鄭注以為指南江蓋是此從石城枝分者（御分江水今書之轄地）其
中江班志謂從蕪湖枝分蓋導江專言枝分之南江中
江不復及經流之北江且過九江至東陵而後東迤東
迤而後有南江既北會於匯（今湖）（東）其分而東流者而復
為中江如此細繹經文乃知孟堅之言實足發明經旨
而無所扞格也（然）其枝津二派後世日就變滅形迹盡
泯已無復存者惟北江在耳歷世指目為大江此亦如

兗州九河至春秋亡其八支惟經流之徒駭尚在事正
相同爾又有謂漢為北江彭蠡為南江岷江為中江今
人亦頗有宗其說者而實非也上流雖有是三者其言
三江既入自當記其委以見治功之成豈必於此溯其
原哉又何必有導川之文為各分疏首尾耶夫以岷江
為中江似矣豈不曰經枝分明乎然而大江入海實在
北江滾滾滔滔千古不易於是有謂三江本不為三一
江而三名者（陳泰之）有欲刪去東為北江數語者（鄭仲注）有
指為誤字（金吉父）與錯簡（清滌功）者豈非如治絲而棼之與
則其說亦不足據也說今石城枝分先已堙塞迨唐縣

捍海塘其流遂絕海塘之關民生日重事亦日棘誰復
問及禹迹者蘇湖枝分為五堰二壩所過為迹不可見
而南江入海之錢塘江與中江入海之吳淞江儼然具
在三江之源流派別導川詳之於揚州則專紀其入海
入震澤大非 餘無一言夫今之入海猶古之入海也然則謂
禹貢三江至今存焉可也

補註 九江東陵 九江漢志在尋陽漢尋陽今黃梅東
陵當在江南池州府界漢志廬江郡下有東陵鄉廬
江郡先在江南後移江北當參考之以洞庭為九江
自宜以巴陵為東陵今皆不取 徒駭 九河中徒駭未

亡本條河之經流最在北然自河徙由徒駭故瀆入
海者所行乃桑乾滹沱諸水非復大河也 入海三江
以揚子江吳淞江錢塘江為禹貢揚州域內入海之
三江遠取郭景純近取顧亭林東緣說大達浙江即
岷江之說

賈生不稱始皇論

賈生過秦之文稱始皇帝曰秦王其陳政事疏亦然或
曰謚為暴秦不稱其謚余謂秦廢謚法始非其謚也然
也號何為於天下而謚欲去之為其將自始而二世而
三世以至千萬世騰傳無道如是先帝謚之當為繳然

而始皇不足責也誼之志蓋有大焉者誼欲令後之有天下者以夏殷周之禍王為法以之親令於天下而無憂不足使不敢上比三皇五帝則又足以平其驕侈之心此賈生志也而始皇何足責哉故吾謂賈生之稱秦王惡秦之意固易見而垂法之意尤大且多焉向使誼得與佐命如黃曹武有定禮儀之枋如孫叔通其必出於此無疑也然誼之言於文帝者皆當世切要之務而已為大臣所忌若此使其言果及此有不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者耶厥後宋太宗志除秦法欲去皇帝之號而自居於王猶宋之臣無賈生其人不能將順其君之美於以超漢唐而追三代焉余每讀太宗語未嘗不為愚賈生也生之志未遂者多矣此尤其欲告後世者也而其說未有發明余故為備論之又余讀太史公書載賈生文皆曰秦王漢書則為始皇班馬同為良史而生之用心遠知之固哉未也然則二書優劣其亦可見於此也夫

淮縱蜀言序

董生之言曰琴瑟當更張而不更張良工不能善調焉政當更化而不更化大賢不能善治焉矣古人救世之切而不肯為因陋就簡之說也至今如見其心焉

國家於瀕海之邦設立巡鹽御史鹽運使司下逮鹽課
大使督產督運俾民無淡食之虞行銷則專責之鹽法
道而於其閒榷稅以供度支之用其為利民利國也亦
溥矣方隆盛時
朝廷有大徵調鹺商往往捐貲助餉動
淮為之最閒嘗攷兩淮之鹺綱其產額獨多其引地最
廣故銷行甲於天下其後私販日夥岸銷日絀則其弊
壞又為天下先然則今日之淮鹺非正當改絃更張之
日耶余弟叔厚世墉以弟子員屢赴行省試不售編遊
淮南北久之捐納入官非其好也平日於吏治民風
所留意而尤究心於鹺政壬子冬先君子見背余於苫
塊中謀諸吾弟時事堪虞即於是冬舉大葬卒哭後追
憶其平日見聞手纂一編曰淮鹺芻言命讀之知其所
以為
國家籌餉者至矣淮南額產鹽一百六十餘萬引是兩
間自然之利額徵正雜課銀三百餘萬兩是司農歲入
之常今以時事之艱氛氣之熾內外臣工捐廉捐俸及
傾資產竭誠報効又紛紛勸富室捐輸以少佐軍興
之亟而凡此自然之利放失而不收歲入之常棄遺而
不問抑為是一切權宜之計甚非所以紓

國家於瀕海之邦設立巡鹽御史鹽運使司下逮鹽課
大使督產督運俾民無淡食之虞行銷則專責之鹽法
道而於其間榷稅以供度支之用其為利民利國也亦
溥矣方隆盛時
朝廷有大徵調鹺商往往捐貲助餉勤
淮為之最閒嘗攷兩淮之鹺綱其產額獨多其引地最
廣故銷行甲於天下其後私販日夥岸銷日絀則其弊
壞又為天下先然則今日之淮鹺非正當改絃更張之
日耶余弟叔厚世塏以弟子員屢赴行省試不售徧遊
淮南北久之捐例入官非其好也平日於吏治民風夙

所留意而尤究心[illegible]君子見背余於苫
塊中謀諸吾弟時事堪虞卽於是冬舉大葬卒哭後追
憶其平日見聞手纂一編曰淮鹺芻言余讀之知其所
以為
國家籌餉者至矣淮南額產鹽一百六十餘萬引是兩
閒自然之利額徵正雜課銀三百餘萬兩是司農歲入
之常令以時事之艱運氣之蹙內外臣工捐廉捐俸及
領貲產竭誠報効又紛紛勸富室捐輸以少佐軍興
之亟而凡此自然之利救失而不收歲入之常棄遺而
不問徒為是一切權宜之計甚非所以紓

爲正 爲脩 復同

宵旰咨昇平之謨也其書大旨以鹽出於竈課卸隨之其課則以場員徵收分司稽察而灘總於運庫督治於鹽院書中列論數十條可見之施行而無憂其流弊深有合於窮變通久之道行之今日救時之急務用之平世經國之遠猷亭林顧氏有云立言不爲一時此編之作蓋得顧氏之旨矣弟飢爲此不欲出以示人余謂此目前之要務宜梓以問世備當道之採擇雖未身歷戎行亦金革無避意也爰爲之序而傳之

蔆湖紀勝詩序

紀勝十六題始倡於敬祖方屏公宏而岳泗庵先生昌源和之各爲長律十六首方屏著有拙箋詩留七卷六百餘首執友俞君補草潔從公從人借錄頗清整可觀紀勝之作輒在末從今其本藏世均泗庵編年詩不下百數十卷其孫雨軒戴高請錢塘厲徵君選擬六卷四百餘首冠以序仍其舊名曰經野堂詩剞劂已刻行此十六篇與樹木經入選惟二君所作皆里中掌故攸關既爲余集所見置忘使湮沒不傳耶考方屏作詩在康熙戊子時年七十有二泗庵則後一年年七十有一蓋方屏長於泗庵一歲余謂二君以垂暮之年勤勤懇懇若惟恐鄉邦文獻久而失墜致後人不獲知其事

之始末二君之為此也亦所謂語長心鄭重者矣當時同人或更有和作則不可知讀二君自為序跋見其交相引重一則曰蓄秀濬達謂蓀一則曰清切雋洗謂蟫契合之情溢於言外眞前輩風流也吳與同志二三人為鋟板傳之㢡里中家置一編用廣流布焉近刻勸善書之多汗牛充棟未必人皆有視余固不樂為是或謂余曰今之為此刻也其果能愈於勸善書乎殆不如也此則余之所不及計已

往者族祖蘇門公撰紀事詩三卷屢引泗庵先生詩及序引為證日為筱湖雜詠不知先生復自為紀勝為雜詠抑出自蘇門改題為明著之覺若無義於名稱之有異也世均又識

蓮鬚齋軼文拓本序

族子季甫錫紱與余同居頤壽堂為七世祖百歲完叟公故宅蓋二百年於茲矣自其幼時常往來問字於余有所論說惟余言是聽雖出處寂寂不同顧久而益相善也近更篤嗜古甎其蒐藏之勤往往棄人事為之由是所得漢晉多自兩漢孫吳兩晉下及隋唐不下百餘種閩蓮鬚齋識之余嘗語季甫小學者經學之先務而甎有文字可承是亦小學之支流餘裔又其文字動與

律歷輿地職官氏族諸書相關史有裨於史學掌甫因出所藏拓其文示余余為别擇考論之各為題跋綴於拓本之後計十餘首掌甫彙而錄之欲梓以遺同好仍屬予一言弁其首夫掌甫何其所好毋事欲得余言以為重而余言嚮不見信於人或更滋以譏議者有之將有辜於掌甫見屬之意掌甫其謂吾何

痘疹要略序

岳泗庵先生自金陀坊來至吾里著籍歸安子孫世為歸安人居菱湖傳十餘世矣無他徙者先生善吟詠其遺詩已刻行生平潜深醫術數十年閒人之求請無虚日不遠數百里來者戶外之屨恒滿著有醫學諸種又日有錄存醫案積之至盈兩大簏惜未盡編纂漸多散佚先生從嗣以醫知名者十餘人元孫銘字佩箴以其術行於里實余族叔氓而壻孫者佩箴子嗶也於佩箴殁後拾獲先生遺書一冊內痘疹要略一卷附以種痘源流一卷有方有論簡易直捷治痘疹者能以此為準繩可無偏駁之弊以示郡城沈君晚五沈君擅岐黃懷濟人之志為儒醫吳瘦生先生高弟數賞此書欲為梓而傳之以事牽未果逡巡數載頃始鳩成沈君卒戢甫諾而實心濟世其今之古人歟以書出眎而屬為之序

若欲以其言取信於世者我叔謙讓未遑述其緣起轉屬世均為序之余於醫學瞢焉無知何能為役叔再三諉謝辭不能已獨憶嚮曾聞之長者云先生以所自得著書以傳後嗣其篇目曰醫學領要二卷曰醫鏡刪補四卷曰傷寒六經論二卷曰雖野醫案十二卷又醫案續編若干卷咸書雖在湮沒堪虞傳語後君苟能為先生次第刊行雖余言不足重其書庶賴叔筆以旌為後君一一序之姑以應弁一帙為異日引其端焉可也。

桐川王氏支譜三訂序

廣德之有桐川王氏也以其始遷宗祐公為始祖歷百又五十年至乾隆癸丑釗為支譜再訂於道光乙丑三訂於今咸豐乙未王君國蔭介其宗人吾里王氏以三訂譜彙示余且屬為序之余受而卒讀自宗祐以下詳其所當詳如今譜之所臚陳是也宗祐系出新安自宗祐以上上溯新安始祖唐秘閣校正希羽公謹誌夫一脈相承之世次而其他支分派別則不暇李及此又略其所當略新安之會通宗譜曠而不修者有年則支譜之作於是尤急急焉吾浙歸安有菱湖王氏亦遷宗秘閣而自為一譜然則桐川菱湖二支譜固必與新安分而後各得其所異日者有舉會通譜而訂之續之其旌

屬之遠徙他方者各持所譜而往如符節之各藏其半
如繩貫櫛比如大川之納細流流注灌輸而無所不受
豈不以興新安合併為尤難能而可貴歟王君亦勉之
而已余嘗慨世之為譜者分合不知其道詳略不得其
宜宗法以淆而譜學愈紊無怪乎見之者舒衡扼腕太
息於家譜牒之不足徵信也亦已久矣桐川之譜都無
慮此是可為天下作譜者之式是非余阿其所好之言
里中王氏諸君每為余道其桐川宗人之賢與夫先世
之嘉言懿行及彼此支派郡屬分析之詳余耳熟而心
識之茲復重以王君之勤勤見屬余特喜其譜法之善

為來而出之以諗其族人以質世之讀是譜者是為序

兩泉陳先生手書跋後

右兩泉陳先生與先十世祖憲副公書時公以刑曹郎
出知承天風裁峻整政聲大著先是兩泉任儀曹與公
同官偶和相得也迨公守承天先生亦以使事至楚書
中言考最事蓋其時主計典者將以公膺薦剡而公不
樂也志意之深遠何如哉卒之辭不獲已誠有如兩泉
所言者卯思先人難進易退之概與執友勸勉懇篤之
辭況見二公風采談笑有與夫文章翰墨而俱存者然
則卽謂是簡為先人手澤也可子孫其世寶諸先生名

鋻字子東一字雨泉吳縣人與公同舉嘉靖戊戌科進
士仕至四川提學副使善書法有已寬堂集四卷先公
雅不欲以文名故詩文絕無流傳於外者雨泉文名
甚噪而裒錄明詩者如錢氏朱氏皆不及雨泉故備著
之以補小傳詩話之作之闕稿云承天古郢中地明世宗潛邸所在入繼大
統陞州爲府以京師曰順天南京曰應天故稱承天今爲安陸府

峻伯吳中丞手書跋後

右孝豐吳中丞峻伯與先憲副公手書正公自陝西關
南道副使罷歸日也始公守承天以强項著稱頗與監
司齟齬時部人縱帥陸炳方以從龍貴幸又方士陶仲
文驟有寵於上授一品銜使泰和山通境勢俱張甚公
頗裁抑之兩人者銜公次骨監司希兩人旨嗾臺臣劾
公而推貴陰為之地迺以承天射影事奪公官中丞此
書一則曰太息再則曰憤惋蓋謂此也公自是堅臥不
起優游林壑垂五十年壽至九十一乃終考公生平所
得同年友倡和篇什惟中丞作最夥先是中丞尊甫副
使箬源翁於公年家父執也折行輩與公交以詩相贈
答中丞卒從公復與其弟太守樞季雅宗摩善屢以酬
詠相屬而中丞子通判翁晉稼塍又繼以詩名展閱中
丞手書因併及之具見中丞門才之盛益增通家敬仰

之情已關南道治漢中故先公入祀漢中府名宦祠後改名興道又為陝安道統轄府州沿革不一惟駐劄之所自明迄今未有移易爾

鹿門茅先生手書跋後

右鹿門茅先生贈先公五言詩一章後聯屬書簡一通余閱之前輩謂二公所趨各異今讀其詩與書懽然相得久要久敬有非今日之稱同歲生者敢望其所以為異趨者當明肅皇帝末年東南倭寇孔亟積溪胡公梅林專閫禦倭梅林亦舉戊戌進士故二公友也方在浙時結納諸故人惟獨後先公落落疏之梅林寓書於公曰故人忘我耶公卒勿往而鹿門為所招致軍中發謀決策出於鹿門者居多卒底功成寇殄數十郡生民賴以安嬉顧不偉與然世於梅林多遺議鹿門雖智力足以辦倭人亦微以此少之而莫不高公之識云余謂士各有志亦視有濟於世否耳聞者數年逆虜肆擾東南沿海之地糜爛已甚其時數大帥圜無胡公其人而幕府相從之士亦安得如先生者而與之諮議乎鹿門非依倚梅林則不得展其尺寸矣是則公之自待者重鹿門之所施者博與亦各成其是並行而不悖者與異趨云乎哉余感鹿門事縱論及此而忘其言之出位也然使先生有知或亦默然笑曰汝其知我者哉敬書之先

之情已關南道治漢中故先公入祀漢中府名宦祠後改爲漢興道又爲陝安道統轄府州沿革不一
祠駐劄之所自明迄今未有移易爾

鹿門茅先生手書跋後

右鹿門茅先生贈先公五言詩一章後聯屬書題一通余聞之前輩謂二公所趣各異今讀其詩與書惓惓然相得久要久敬有非今日之猶同衆生者敢望其所以為異趣者當明肅皇帝末年東南倭寇孔亟積溪胡公梅林專閫禦倭梅林亦舉戊戌進士故二公友也方在浙時結納諸故人惟鄙從先公落落疏之梅林嘱書於公曰故人忘我耶公卒勿往而鹿門為所招致軍中發謀決策出於鹿門者居多卒底功咸寇殄數十郡生民賴以安堵頗不偉與然世於梅林多遺議鹿門雖智力足以辦倭人亦微以此少之而莫不高公之識云余謂士濟於世否耳間者數年逆寇肆擾東南人已甚其時數大帥圍無胡公其人而幕府相從之士亦安得如先生者而與之諮議乎鹿門非依倚梅林則不得展其尺寸矣是則公之自待者重鹿門之所施者博與亦各成其是並行而不悖者與異趣云乎哉余藏鹿門事蹟論及此而忘其言之出位也然使先生有知或亦憮然笑曰汝其知我者哉敬書之先

歲正戕俗 後同

生爾徵併以資知人論世之君子

又跋三先生手書卷後

道光二十三年夏中表秋帆吳君獲收此卷知為吾家故物以贈均亭兄兄以畀余三先生手書各一裝潢者聯綴為一卷紙墨精好無少零失鈐以印記曰吳興沈氏珍藏觀其裝治之近古藏庋之得人當出於故家惜不知沈氏為誰某耳夫閱三百年之久不知幾經流轉他人之手而究歸於今日蓋亦有數存其閒也彼夫合浦之珠延津之劍於古有之是卷也先人靈爽實式憑焉又豈特劍與珠之比哉余略舉三先生行事及與先人往還交誼各為跋後一篇又具述此卷所從來與夫得之之歲月書之卷後後有重裝之三書者當移陳先生一簡居前中丞鹿門二書為仍舊貫則於先公出處之際可得其概而前後序次亦更順也附識之以諭後人是歲秋七月既望憲副公十世孫世均謹跋

跋桐花馨館印存

往余見李申耆序白氏受齋印存有云事必師古法必取上余心韙其言以為申耆之言豈專為篆刻發哉蓋為人為學為文之道胥在乎此矣余佩斯言數年於茲而未嘗舉以語人一日卞子靜軒以所著桐花馨館印

生蘭微併以覺知人論世之君子

又跋三先生手書卷後

道光二十三年夏中表欽䑣吳君蒦收此卷知為吾家故物以贈均亭兄兄以畀余三先生手書各一紙演者郡暇為一卷紙墨精好無少零失鈐以印記曰吳興沈氏珍藏觀其裝治之近古藏度之得人亦當出於故家惜不知沈氏為誰某耳夫閱三百年之久不知幾經流轉他人之手而究歸於今日蓋亦有數存其間也彼夫合浦之珠延津之劍於古有之是卷也先人靈爽實式憑焉又豈特劍與珠之比哉余略舉三先生行事及與先人往還交誼各為跋後一篇又具述此卷所從來與夫得之之歲月書之卷後有重裝之三書者當移隷先生一簡居前中丞鹿門二書次仍舊貫則於先公出處之際可得其概而前後序次亦更順也附識之以諭

是卷已因兵燹未能存在由故人假得數葉備考

往余見李申耆序白氏受齋印存有云事必師古法必取上余心韙其言以為申耆之言豈專為篆刻發哉蓋為人為學為文之道胥在乎此矣余佩斯言數年於茲而未嘗舉以語人一日卞子靜軒以所著桐花馨館印

存視余屬余題識印人掌故與所謂章法鐫法之所以
然靜軒究心有素無俟余為覼縷也余又不欲為夸言
以張靜軒靜軒固嘗重白氏書余獲見此書亦自靜軒
故卽申耆序中語書以為靜軒贈靜軒與余其有相視
而莫逆者乎靜軒年少才儁於篆隸寫生碑刻印章諸
藝事皆已求得其塗轍繼自今果一一申耆之言是信
他日之所造詣余安能測其所至哉

唐氏先友書簡冊跋後

唐君杏邨搜收輯其先世一庵先生友人所與尺牘多
至數十通裝池為數冊編考諸公爵里姓氏及其生平
事蹟各為小傳附入之唐君之所為蓋由尊祖一念而
推廣之抑可為仁人之用心矣夫一庵先生為一代理
學名儒所與契好蓋皆道義之士書中所及亦皆道義
之言後學何幸而得睹此耶唐君於數百年後搜羅數
百年以前之翰墨而所致又如是之多人皆疑其以一
生全力為之而不知唐君以其餘力屢有大舉興復一
庵書院及木鐘臺兩處故跡訪得木鐘臺全書板刻購
獲鐫補以成完壁乞學師三訂一庵年譜而梓行之從
十五先人圖中摹取像贊梓置卷首數年間亦多故矣
其所為亦大難矣此數冊者收輯雖勤特其餘事耳如

唐君之設施豈尋常之所能及哉余不禁羨之慕之欣
然為之跋而歸之
冊中有李豐吳峻伯中丞一書中丞與先十世祖憲副
公同年推善贈遺詩文尺牘不下數十首然祇錄本流
傳惟手簡墨跡一通現藏余家因取二書校勘之其與
一庵先生者為前一年與先公者卽在後一年蓋世宗
皇帝嘉靖三十五六年間也昔嘗考中丞歷官行事及
與先人往還交誼為跋後一篇載者手錄中丞原書並
余跋後之作以併質唐君或亦唐君所樂聞乎世均再
題

跋蓉坨先生費都當事略

咸豐十年二月粵匪既由陸路山僻攻據廣德建陷安
吉長興直撲郡垣不克竄犯省垣攻入踞之菱湖為南
北水路衝要援師雲集哨探星馳絡繹於大溪之上夜
以繼日而奸宄亦因而竊發於是設局團練雇募壯勇
巡船用資保衛當始事時同人謁郡當祠祈默佑焉未
幾省城克復事少平定為修祠致祭以荅神貺並檢先
師沈學傳蓉坨先生所撰傳略屬吳制史徵伯以著手
書上石嵌置祠壁俾鄉人士咸知敬禮庶仰賴神庥於
勿替也祭之明日同人相約放舟至泗水庵一訪明府

祠宇有樓翼然於庵之西偏登其樓像設儼然而窗明几淨頗徵整潔詢之住持僧近歲經其子姓修葺故不覺煥然爾然則都當肖像不當爲之一新以昭夫盻蠁之感通也耶庚申夏四月乙丑朔受業孫世均拜識

附費都當事畧　歸安沈雲綬參挖

費都當者明世宗時人未詳其名有勇力善使鐵鎚以豪俠聞嘉靖倭寇犯澱湖都當手提鐵鎚率里人於東柵外陸路拒之或憂衆寡不敵都當曰賊雖萬吾都當之賊至奮臂一呼鎚殺數人賊盡披靡於是都當之名大噪時零陵令前邱吳明府龍編里中划船爲伍每船滿貯污泥灰水約遇賊來發迸污泥使賊滑足不得立以竹筒射灰水使賊瞇目不得視賊自水路進遇船要擊兩頭撥槳進退如飛賊見之懼以弩弓射賊著者立斃驚爲鐵胡蜂賊退里德之肖都當像於潮音庵明府像於泗水庵各詞祀焉

辛酉十二月髮逆再犯澱湖逆佔據不退潮音庵泗水庵均被焚燬兩處詞宇皆成焦土前所築置石刻亦無存迨甲子夏秋吾里漸次肅清而瘡痍之後各處祠祀一時未能興復姑記以有待焉同治三年十月既望世均又識

詞當作祠

魁庵四六叢跋

叢者吳山尊學士選刻八家四六人各題辭體裁小傳其中兹藝頗多入微之論亦頗以金針度人余雖不習駢體然每讀學士序論及所自著文輒賞愛不忍釋手以其澤古深而俗調汰淨正非尤陸吳章輩所可同日而語沈君珊山以魁庵四六稿見示暇日雒誦之具見天風浪浪海山蒼蒼之概洵未易有才也夫四六亦文章之一體非可淺然為之者前喆論文每喜獨闢生面蓋謂自成一家不相蹈襲云爾珊山其有意乎他日魁庵乙集成編知必於八家外拔戟自成一隊矣珊山趨庭之暇試以鄙見上質尊甫於余言有合與否珊山仍當秉庭訓以為折衷而余言可勿深論焉

跋五代史纂誤

直齋書錄解題五代史纂誤五卷雜錄一卷吳縝撰字文蔚中字吳興以郡庠有二史板遂取二書刻之從胥取入國子監初郡人思溪王氏刻藏經有餘板以刻二史置郡庠中興監書多闕遂取其板以往今監本是也明詩綜錢鎮字中鳥程人嘉靖己未進士官兵部郎中中年卜宅思溪插地得宋王觀察永從叢亟掩之而築堂其上不以為忌也永從嘗刊五代史纂誤雜錄二

書置本郡庠令思溪土人不復有知其姓名者矣余細審直齋語思溪王氏所刻乃新唐新五代二史纂誤雜錄則宇文太守所刋以竹坨檢討之精博而有此舛謬何耶余更以直齋所謂二書兼指唐書糾謬而言而雜錄僅附纂誤為一書并質諸知言者永從之名不見於府志人物時中亦僅見郡守表名宦中無其人思溪去菱湖十里而近鄉邦文獻攸關亟為辨正而識之

余家存新唐書糾謬一書內有新唐書糾謬二十卷五代史纂誤五卷後序一篇題中已二書連言并詳其卷數匠刻始末有此係紹興八年戊午州學教授吳元美為宇文郡守而作序云以郡庠有新唐書五代史版本而吳君此書不可不附見也遂命併刻之此則朱氏之誤不更彰明較著乎雖纂誤五卷無存而糾謬循從宇文原刻翻雕其不去此序尤足嘉尚纂誤已刻入知不足齋叢書永樂大典本三卷而已叢書中又刻吾鄉吳香石先生纂誤補四卷豈嘗聞王氏宇文氏之風而興起者與

府志圓覺院在府城東南思溪宋宣和中郡人密州觀察使王永從與衆信軍承宣使永錫創賜額法寶寺縣志有塔十一層及藏經五千四十八卷印板作

經坊今廢　又錫峰塔在東林山巔山志浮屠七級
宋宣和中觀察使姚某承宣使王永錫同建　按永
從永錫似屬弟事竹蛇翁未及永錫爲賴府志記此
二事兩人姓氏得並存於今耳

跋鄧中丞重刻三書

道光首十年間鄧嶰筠中丞廷撫安徽重刻江稼門制
府荒政輯要江龍莊大令佐治藥言學治臆說以貽列
城屬吏暨諸爲幕友者中丞各爲之序其言頗有所發
明於龍莊二書勉人以自治所謂自治者廉潔以植其
基勤慎以盡其職如是而已夫自治而後能治人此江

君作書本旨而中丞爲揭出之不啻示人以體要乎其
序輯要也推以惻怛動人言尤懇摯江君爲余族父秋
士先生外舅聞其在人幕下三十年及從解爲牧令俱
未嘗遘值實荒故二書中無一語及荒政是固斯民之
福而亦其賓主與江君之自爲政之深意也夫令按其
所當時世執令人有不可及之慨已從之讀江君書者
或欲爲補所未備可取輯要一編紬繹其言率由其法
變通之以求宜民升斛無失著書者初旨以此待不時
之需夫非有備無患之道與當亦龍莊先生之所心許
爾余家自曾大父以來三世以幕游爲業至余兄弟暫

報馬令子姪中復多從事於此余讀兩江公書及鄧中
丞序論有契於心因合三書而併為之跋以示二子與
諸子之習此術者使知吾先人業此每為主人倚重大
有聲於時者其生平行誼必於齒數書之言有不謀而
自合焉者可想見也

中丞二序嘗異之孝廉代作異之卒於道光十一年
卒後中丞為刊遺集二序皆收入集內亦可無據善
之嫌矣併記

赤烏七年瓴文跋

赤烏吳大帝紀元七年歲在甲子於魏為廢帝正始五
年於蜀漢為後主延熙七年吳僭尊號至是十有六年
而紀元則二十有三年矣瓴有吳冢字蓋臣民姓氏非
指國號言也往見鄧中潘蘭鄦氏瓴文拓本其一件上
端文曰赤烏七年左側曰造作吳冢吉翔位至公卿與
此瓴款識形模悉合今左側至吉字止則斷去下五字
矣掌甫屬吳君澂六因其斷缺之磬琢為研古色蒼然
可愛試以墨則柔得中見者無不欲賞此則蘇易簡研
譜米芾研史高似孫研箋皆所未有宜乎掌甫視同珙
璧也

太平元年瓴文跋

左側有文曰太平元年甎㞐存半截故文字亦亡失下半然隸法精妙有沈鬱頓挫之勢蓋出於善書者非工匠所能為惜未覩其全使後人末由鉤考耳檢吳志三嗣主傳以太平紀元者孫亮也於魏為高貴鄉公甘露元年於漢為後主延熙十九年其年太歲在丙子厥後梁敬帝亦嘗以太平紀元而此甎隸書遒古雅近漢人非南北朝所敢望不得以敬帝亦有是元號輒以蕭梁目之其甎理細質純中含溫潤而文字亦因之愈以精采此誠研材之良者豈遽出銅雀香姜下哉

永安二年甎文跋

文曰永安二年七月廿日按永安為三國吳景帝紀元二年太歲在己卯於魏高貴鄉公甘露四年於漢後主景耀二年也甎無剝蝕隸體反文其隸法雄毅閎肆見者歎為虽攝碑刻中亦不多見也嚴鐵橋先生先生為之審定謂吳景晉惠皆嘗以永安紀元皆有二年而甎文不類晉人手筆定為孫吳之物先生精於鑒古當有所見而云然余於分隸源流頗疏淵国無以別其為吳為晉惟鐵橋之言是信耳

寶鼎四年甎文跋

左側曰寶鼎四年赤烏若大元君右側曰萬歲不敗下

左側有文曰太平元年甎歷存年載故文字亦亡失下
半兼隸法精妙有沈鬱頓挫之勢蓋出於善書者非工
匠所能為惜未覩其全使後人末由鉤考耳檢吳志三
嗣主傳以太平紀元者孫亮也於魏為高貴鄉公甘露
元年於漢為後主延熙十九年其年太歲在丙子厥後
梁敬帝亦嘗以太平紀元而此甎隸書遒古雅近漢人
非南北朝所敢望不得以敬帝亦有是元號輒以蕭梁
目之其甎理細質純中含溫潤而文字亦因之愈以精
采此誠研材之良者豈遽出銅雀香姜下哉

永安二年甎文跋

文曰永安二年七月廿日按永安為三國吳景帝紀元
二年太歲在己卯於魏高貴鄉公甘露四年於漢後主
景耀二年也甎無剝蝕隸體反文其隸法雄毅闊肆見
者歎為嚴攜碑刻中亦不多見也曩有得是甎者以視
嚴鐵橋先生先生為之審定謂吳景晉惠皆嘗以永安
紀元嘗有二年而甎文不類晉人手筆定為孫吳之物
先生精於鑿古當有所見而云然余於分隸源流顧疏
瀏圓無以別其為吳為晉惟鐵橋之言是信耳

寶鼎四年甎文跋

左側曰寶鼎四年赤烏若大元君右側曰萬歲不敗下

瀏古作闕

端有字模糊不可辨寶鼎為吳主孫皓紀元史書無四年其年冬十月改元建衡蓋十月以前固中當以寶鼎四年為號十月以後則曰建衡元年作史者於歲首即題所改之元不復分別言之固史例如此也甎言寶鼎四年即史言建衡元年於晉為武帝太始五年是年太歲在己丑當曰屠維赤奮若乃祇用歲名而不及歲陽古鐘鼎彝器款識亦往往有然昔朱竹垞太史得寶鼎二年歲在丁亥之甎推其幹枝正與此合大元君三字未知其所指不敢強說以俟博雅者考論之萬歲不敗則遺宅壽宮用之甎文之有此者最多猶之漢宮闕瓦當言長生無極吉億年無疆云爾此甎隸法沈雄有蛟龍盤鬱之概在漢隸中亦屬無上上品計其時元常已前此矣今以力命戎路宣示諸表校之雖隸體尚存而此甎文字則又變乎遠矣意者中原已漸趨楷法而江東猶存漢隸遺風乎

鳳凰甎文跋

鳳凰二字屢存隸法中有小篆體意殆非陶人匠氏所為也晉葛洪嘗云吳之善書者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而封禪國山碑蘇建篆書天發神讖刻文字在篆隸之間或以為皇象或以為蘇建法

名筆也未知書此甎范者於數人中定出誰手然觀其
蒼秀雅麗之致正當差次於相斯史邈之間以爭相先
殺直親晉人士所能望其肩背耶惜義獻一興舉世騖
之若鶩此種古法亦如廣陵散無洗耳而聽者矣

太康元年甎文跋

晉武帝於咸甯六年三月平吳郎以是月大赦改元志
武成也是則太康元年三月已前固當稱咸甯六年而
吳主孫皓未亡前兩月亦當稱天紀四年自史氏於歲
首改題新號於是咸甯無六年石頭城亦豈有降禧而
天紀亦無四年馬蓋自權為吳王以黃武紀元吳人不
用魏晉元號五十餘年今則王土王臣矣甎得自箐山
文作隸體曰太康元年以下斷去未見其所題月日然
必在三月平吳後無疑凡古甎字在左側者居多此獨
在右上端亦有數字剝蝕已甚無從辨識是皆可惜者
或謂余曰古甎之出吳興山塢也其為太康年號者正
復不少節求全璧亦非所難何必區區於是耶余應之
曰爲余所寓目也者吾不欲虛此一見以少書吾心焉
其不為余所見者雖三代法物秦漢之桓碑彝器何有
於余哉

元康七年甎雙行文跋

上端文曰晉元康七年八月丁丑為一行草山里苑傳所作為一行共十有六字字徑五六分兩行齊整而純無長短參差隸書多姿媚蓋已少具楷法矣德清徐詠梅甎文跋所記甎字與此正同詠梅以史書丁丑似屬七月而甎文屬八月有疑於兩月兩丁丑長興戚恭甫用乾象術推得是年七月丁未朔大無丁丑八月丁丑朔以晉書惠帝紀繫八月字孟奪朔字通鑑仍其失當據甎文補之云云噫甎之為物也微矣甓甎者偶題數字以紀歲月或及地名人名官名初無一文皆非有意為之而千百年後竟據以補史之闕佚訛誤不其偉與然則從事搜甎者未可概以玩物喪志誚之也第徐氏不言甎字變行為以非考據所在故略之余所見漢晉甎文多矣變行者頗亦有是當併識之以諗世之好事者

永興三年甎文跋

永興惠帝元號三年歲在丙寅帝終於是歲十一月於是歲祚十七年矣檢晉書帝紀永興止二年其後一年六月改元光熙甎存半截文曰永興三年下當有月日字惜已斷去無從考核然必在六月以前此可臆測亦可見斷甎雖殘缺而搏埴精良純無火氣不交埒不能

勝之蟒斲其面以受墨居然一丈房佳製相其品第定
當與鄴城之瓴香姜之瓦相為雁行也

永嘉元年甎文跋

吳興之有古甎也强半出菁山人家屋壁射村邁西北
三里許土地名曰黄家渚者余時以催租至焉甲寅春
正月復至其所見佃人支林一甎甚古取而諦視之左
側有文曰永嘉元年其歲在丁卯錢世計十一字異日
以昇掌青按永嘉晉懷帝紀元自丁卯至壬申在位凡
六年其時朝政無足言者而帝都洛陽吳興遠在江表
正朔是奉詔命是從則猶然天下共主也蓋五胡十六
國漸充斥於西北其亂如棼嫏惟江左民安物阜未罹
元帝起建康而成中興之業焉黄家渚去菁山五里而
近吾意曩日鄉民之誅茆者赴山中拾取斷甎零甓以
供甑爨之用故每見頹垣敗壁中隱隱有孫吳六朝年
號固不獨支林片石已也自非然者桑田魚沼之間求
安得有是哉或問甎文錢世何所指余曰錢其姓世其
名殆陶人之所自署也耶

建興甎文跋

建興愍帝年號帝播遷之餘即位長安於時西陲亂起
勢如雲擾浙去陝遼遠吳興又為支郡而聲教達訖尚

遺用其元號當日平吳餘威足使季世之人心猶懷宸
豐歎謂國家武功可厭哉為國者宜監於茲迨元帝臨
江建國其時佐帝定大計者獨王導一人昔漢高用婁
敬之言定鼎關中吾意元帝之於江東也亦必有來春
君其人會王導其謀與歸後值蘇峻之亂人懷兇懼翻
臣有欲遷豫章者有欲遷會稽者導皆不可而晉復安
然則導固深知此意也此其為江左夷吾與當是時宅
京之在江東與在長安其得失較然可覩已建興紀元
自癸酉至丙子凡四年而西晉亡馬甎存一角建興二
字橅脫隸書甎字皆出於橅脫故反文居多非若碑字

之出於鐫刻皆正文也

建武元年甎文跋

甎已殘缺惟左側尚完文曰建武元年在丑六字隸體
反文不甚剝蝕考通鑑光武建武元年歲在乙酉齊明
帝建武元年歲在甲戌皆不合惟晉元帝建武元年歲
在丁丑與甎文合則此甎東晉初元所造也元帝立國
江東雖不能恢復中原然不與石虎通聘以視石晉之
於契丹南宋之於女直猶有間焉蓋當其時內而主持
大計者有人外而戰力禦埸者有人故宅京金陵有若
金湯之固百年之基肇造於此矣夫觀廷清明則百姓

安居而樂業是時三吳數百里之間民間遺宅基者最
多所以東晉甎甓今日出於人間者亦最夥也

太元十二年甎文跋

東晉孝武帝幼沖踐祚自癸酉至丙申在位凡二十四
年以甯康紀元者三年以太元紀元者二十一年其十
二年太歲在丁亥先是八年冬十月謝安輔政以少擊
衆有淮淝之捷苻秦遂一蹶而不復振以亡其國此又
元帝以後中興之機也卽一事論之得不謂之令辟乎
至十年秋八月安薨是時安之子弟若石若玄若琰俱
在朝列則是國猶有人也孝武一朝此五六年中最稱
隆盛甎存隸書太元十二年五字以下闕如推左側正
文右側反文而字無少異此亦古甎中所僅見者文靖
令葬吾鄉長興縣之三鴉岡又嘗為吳興太守有德於
民然實先葬金陵又之其後人為改葬於此固不得妄
指此甎為安石墓中物而千餘年後執此數寸斷甎摩
挲其年號緬想當日君臣咸有一德致此不世出之奇
功吾於太傅尤有餘慕焉

答諸子錫社書論桐城門下士文學

惜翁門下嚮稱方劉梅管植之集有無鋟刻未知其詳
於同時人選本中見其一二明東詩文姚伯昂石甫兄

弟為之付梓我家元有其書兵燹中失去閣伯言文有
刊本不得見亦不知出楊致堂河帥所刻其文聆氣未
除未能自在囿寄軒文初集二集鄧嶰筠中丞為異之
鍚於安慶嘗於友人案頭略觀之四家中似異之為優
惜翁嘗曰亦最賞異之然皆不能駕碩士而上之碩士
文和平至足一無竭蹶之狀所謂夫惟大雅卓爾不羣
致足貴也論惜翁權起斷推碩士為一大宗摹材衆士
盡在下風惜其時有精神不濟處殆天限之耶石甫自
謂家雖早年作惜翁謂流暢能達是佳處而文章妙境
皆所未有久為之當有進步云云迨後官高名盛仍與

故吾不甚細述惜翁一言豈竟終身不能踰越耶至惜
翁晚歲所作字裏行間有若自然生成者此則通乎天
矣非人之所能為也前月書來言惜抱梅郎中刻集併
錄示題贈秋士先生二詩此二詩往時未見欣然取閱
詩頗足誦味而前一首小序矜夸已甚吾所不喜適讀
新城少宗伯文雍容氣象若無意為文而文則燦乎不
可尚已再示及近從事幾何原本此實學也且又有用
之學勉為之現今天算須融會中西吾意仍當以中法
為主旁通西法作為參訂之資斷不可棄彙中法專嚮
西法我於此事茫然無所知然吾此言理不可易是否

試一論之選示我焉

尺牘不妨有古文氣古文不可有尺牘氣往哲緒言如此吾此作古文耶為尺牘耶敬孚頴悟必能辨別於此便中復我為幸 白記

與兒子汝鏞書

知不足齋叢書十二集刻蕭山汪龍莊明府佐治藥言一卷續一卷讀書齋叢書七集刻明府學治臆說二卷續說一卷說贅一卷王文端公杰蔣勵堂阮雲臺兩相國鄧嶰筠中丞及近日漕督吳仲仙俱有重刊本各加序跋其言俱有所見漕督並明府善俗書庸訓夢痕錄同刻句見秋士先生取各刻序跋彙鈔附後秋士於至親尊長固應如此珍重他人似不必然然序跋無論長篇短引各有議論發揮閱之最足增進見識大屬有益即人人仿而行之亦無不可秋士法則即可為讀書門逕無論經史詩古文皆可得其門而入勿以為鈔撮之陋而誚之丁小山先生亦復如此往在丁宅寄宿兩夜適值其日中謄書書皆在外固得翻閱書之前後往往有空頁將各書目解題及名人文集說部中評論所及彙鈔前後空頁上可見前輩用功者皆然在後學即以此為從入之逕可耳

試一論之還示我焉

尺牘不妨有古文氣古文不可有尺牘氣往昔緒言

如此吾此作為古文耶為尺牘耶敎孚穎悟必能辨别

於此便中復我爲李白記

與兒子汝鏞書

知不足齋叢書十二集刻蕭山汪龍莊明府佐治藥言一卷續一卷讀畫齋叢書七集刻明府學治臆說二卷續說一卷說贅一卷王文端公杰蔣勵堂阮雲臺兩相國鄒嶧駒中丞及近日漕督吳仲仙俱有重刊本各加序跋其言俱有所見漕督並明府善俗書庸訓夢痕錄同刻向見秋士先生取各刻序跋彙鈔附後秋士於至親尊長固應如此珍重他人似不必然然序跋無論長篇短引各有議論發揮閱之最足增進見識大屬有益節人人仿而行之亦無不可秋士法則即可為讀書門還無論經史彙其門而入勿以為鈔撮之陋而誚之丁小山先生亦復如此往在丁宅寄宿兩夜適值其日中曝書書皆在外因得翻閱書之前後往往有空頁將各書目解題及名人文集說部中評論所及彙鈔前後空頁上可見前輩用功者留然在後學即以此為從入之途可耳

贈倪東巖序

同里倪君東巖與余居處密邇蓋衡宇相望也然蹤跡疏甚自咸豐辛酉以來里中大亂者三載而寇猶未已方是時人各攜其家室避居鄉僻余與東巖皆若是耳豈有異於人哉癸亥秋八月余纔被返里門聞東巖亦境然獨處始一相過從其後越數日必一見意頗相得東巖嘗語人以余為當今第一流又嘗贈余以詩詩中亦頗及此旨余甚愧其言余性無所能言出不見信於人世故生平鮮交游不事徵逐如揚子雲所謂祿位容貌不能動人者東巖何所見而推挹之如此其至也余甚愧其言夫人要必以聖賢為依歸凡學聖賢者貴先立志余今日所志免死而已苟安而已卑之無甚高論矣聖賢之謂何東巖雖知我者其不以是責望我可知也然則東巖所謂第一流者畢果何在耶嗚呼自喪亂至今人之以非命死者不知其凡幾又或以驚悸死以窮愁死以流離疾病死十蓋八九死矣如余之瀕於死而不死者非天幸哉自今以往吾與東巖舉患難之當前姑置之勿道惟相責以善相勉以道義不為去君子之棄而為乎小人之歸始則自勵繼則交相勵終則與斯人共勵以偕底於正直平康之境庶其不負天之所

以生我及吾今嵗屢瀕於死而不遽至於死之厚意也
夫

送吳俊卿序

吳君俊卿年少而才儁甫踰弱冠已貢入成均善鐫刻著印譜兼工篆隸眞行各體書皆有踰人處其於學問文章之大端亦皆得其塗轍固世未易有才也數年來挾其技遨遊數百里之間用自喜耳吳君籍安吉吾里中施氏其外家也故一再至菱湖至則必與余接對歷久而無厭息蓋兩相得也已君嘗乞余贈言越月踰時不懈而益勤夫以余知君之深愛君之甚固不當默無一言然而有難言者試不揣譾陋一爲陳之君或者有取於余言乎今夫士人之於學問文章上則可以淑身而名世次亦未嘗不有當於場屋豈特鐫刻之局於一藝也哉君其一日幡然改圖舉所謂鐫刻者姑舍是而日從事於學問文章其學問文章亦必當雄視一世世之觀爲時彥者皆將退三舍而避之況區區微薄衰朽如余者又安足道哉吾故謂以吳君之才之學與其年及其家世均不宜以游客自命也決已吳君將歸故鄣過余敘別遂書此以爲贈尤願吳君終不河漢余言是余所厚望焉爾

贈沈三山序

沈君三山自幼多羸疾講求醫藥養身之事兼肄籀學宦僅一踏省門不數數至也君秉承家學於詩文嘗得門徑能深入近更篤嗜駢體文所著凡數百篇多肆事而成之反甚易易數百言千言頃刻而就抑亦可謂異才矣又善吟詠繪論詩圖以見志往嘗以圖示余索為題詞余年來文思枯澀且無所觸發於中棄謝謹屢屢而卒無以應用尉著之耶以識吾過焉爾君夙以疾故偏閱岐黄諸書而觀其會通於是深通醫學始以養身終以濟人蓬以儒醫稱一時云在昔厥考精堪輿以相墓風行遠邇人謂君宜繼緒前人不當自立幟簡到有所見乎余曰是固一說也或亦實姓各有近耶未可知耳余觀其父子所以用心者似異而實同無非欲自食其力不妄有求取於人是足誠獨善兼善之量已是說也惜不獲上質先公書似三山然乎否乎顧明以喻我

姪孫乃濟名字說

四瀆之濟字本作泲通借作濟杜濟水旱經斷流卽入于河溢為滎滎亦斷流當康成注書時已云滎澤塞為平地現雖以滎陽滎澤為縣名實則久已枯竭南宋封一濟王此朝廷議計正用其斷流當時臺諫再三爭執